

# 小 說 日 報

The Novel Daily

本社設立上海三馬路望平街  
本報職員表  
總編輯 徐枕亞  
編輯 許廬父 郭元異 董觀 金季康 孫智周 彭劍禪 江緯才 孫泉蓀 俞泉蓀 王景寅 唐景石 董天爵 江競虎 王蘭蓀 謝不敏  
主編 王景石 主印 俞泉蓀 主告 謝不敏  
辦事處 上海三馬路望平街

國貨素精及素精麵 壽長精素 國貨素精及素精麵 壽長精素

## 子弟從遙收招父廬許

本報招登廣告取費從廉如蒙 惠登請與廣告主任孫才君面洽可也

學額暫定五十名  
一、學費第一年每人每月一元五角全年十八元專學小說者倍之如程度較高或須多改課者另議增加(第二年學費應否增加屆時酌議)  
二、膳宿費第一年每人每月一元五角全年十八元專學小說者倍之如程度較高或須多改課者另議增加(第二年膳宿費應否增加屆時酌議)  
三、雜費第一年每人每月一元五角全年十八元專學小說者倍之如程度較高或須多改課者另議增加(第二年雜費應否增加屆時酌議)

本報招登廣告取費從廉如蒙 惠登請與廣告主任孫才君面洽可也

## 一百騙案出版

上下兩卷 定價四角 特售七折 欲購從速

總發行所 上海法界太平橋廣成里十四號上海高等國文研究所  
各書處 各大書坊 上海望平街小說日報社

# 情

情雜誌第一期出版

大贈品 大優待

盧父主幹智周編輯之情雜誌第一期本日出版內容莊諧數十篇皆當世名家作品中如塵父之玉門血淚卓呆之情書小書之妓丐緣若狂之愛情和財色笑孫末為枕亞之哀情長篇沉珠記情文與梨魂淚史堪稱三絕世有不怕流淚者不妨買來一讀

▲本誌月刊一冊定價二角半年一元郵費加一全年二元郵費在內

▲凡在陽曆八月十五以前至八仙橋總發行所定閱全年者贈廬父傑作滬江風月一冊計四本值一元六角但須附郵票一角六分逾期不贈分發行所不贈

發行所上海法界八仙橋德興里一號

分發行所上海交通路清華書局四馬路進化書局啟新書局望平街小說日報社本外埠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二三四五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第二集(三十一號至六十號)第三集(六十一號至九十號)第四集(九十一號至一百二十號)第五集(一百廿一號至一百五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售出無多欲購者幸勿錯過(六七集續出)

孫才父醫院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病下疳各症均用最新德國注射每針一元  
效速可斷根金針  
低廉診所 上海法界四馬路四號  
通曉時方各種預防法並被染後各種調理法及醫治梅毒淋病下疳等症

綺芬浪墨出版  
之江少年雜誌分白粉兩期表一其七年作刊浪墨二卷內分小說詩歌等類(即前白粉期)有海軍鐵包天笑天笑生王西神徐枕亞等篇(即前白粉期)有海軍鐵包天笑天笑生王西神徐枕亞等篇

近代人小說史  
角在出版前預定者只收四角郵費加一 預約處情雜誌總發行所



### 本報特別啟事一

#### 特別贈送

本報出版至今已達二百餘期前因沈亞鼓盆盧父喪明兩主任均遭意外致本報一百廿期以後內容略形損色無可諱言茲幸徐許二氏傷心稍殺感本社同人維持之熱與愛閱諸君將護之忱重復協允再振精神從二百一十一期起開始整理並備極大贈品用酬定戶雅愛辦法如下(一)本報自廿號後陷于無編輯時代者兩月于茲今為補起見特請盧父沈亞二氏共同編輯二難既併無不臻內容之佳無待贅言(二)除由徐許二氏各撰擅長之哀情社會長篇及短篇詩文外並約海上名人如何海鳴胡寄塵李定夷周瘦鵬江紅蕉趙君狂眠雲徐天嘯卓卓嚴獨鶴美孫王西神鍾根與雙綺綺綺許指嚴姚民哀許心父楊慶因倪軼池曹卿公劉豁公俞天憤范烟橋程小青歐陽子倩張舍我碧梧瑛堂乙盧金智周彭機盧孫季康郭元覺諸君担任撰稿其發行及營業兩部則概歸黃冠卿先生主任以專責成(三)自即日起本埠限五十天外埠限七十天在此期內定閱本報一年者計銀圓拾元敬贈最新式真金手鐲一枚如能介紹一年定戶至三人以上者加贈金指一枚定閱半年者計銀圓五元二角贈十四開金約指一枚介紹半年定戶三人以上者加贈金指一枚定閱三月者計銀圓七角贈金指一枚介紹三月定戶三人以上者贈贈之期限甚促幸勿自誤誌維二期介紹一月定戶三人以上者倍贈之期限甚促幸勿自誤

本報現擬徵求下列各稿(一)花史(二)短篇小說(三)新劇海內同文尙乞不吝賜玉為幸

#### 本報特別啟事二

盧父現擬徵求從學生五十名詳章見本報封面廣告請注意為幸

#### 許慶父特別啟事一

盧父現擬徵求從學生五十名詳章見本報封面廣告請注意為幸

#### 許慶父特別啟事二

盧父現擬徵求從學生五十名詳章見本報封面廣告請注意為幸

#### 許慶父特別啟事三

盧父現擬徵求從學生五十名詳章見本報封面廣告請注意為幸

#### 小說界消息

本報編輯郭元覺君。富社會智識。近出其數十年聞見所得。著成一百篇案一書。內容較坊間所出諸黑幕書籍。有真偽雅俗之分。定價四角。只取六折。銷數頗發達云。

## 大前門香烟交際場中必需品



大前門 大英商 公烟美華 司公限有 理總

### 五年前底

謝不敏

一陣陣的風。送下了一絲絲的雨。頓使那大好春景。不知又增了幾許潤澤。不一刻。淡淡的浮雲。被風伯伯捲而去。一輪血一般的紅日。從東方漸漸地升上來。發出一種燦爛的光線。射着那綠淨淨的楊柳。和碧芊芊的芳草。微微的兩點。好像一粒粒的明珠。這一幅天然圖畫。恐怕唐陸如再生的也描寫不備呢。唉。！美麗的春景。好不解人啊。

這時。占梅女士。正在很出神的看那醉人的春色。忽然一陣狂風。吹得那面楊柳。好像綠波滾滾。他嘆了一口氣說道『五年前同湧泉女士最後的談話。不是在這顆驕嫩的楊柳樹下麼。唉。！現在我已沈溺在這綠波滾滾的情海裏啊。血性未定的少年。委實難交。會記得五年前的湧泉很誠實的對我說道。『占梅呀。今年今日。我還能同你甜密密的語着。明年今日。就要天各一方了。大約最少也要三年四年。才得會面。我希望這幾年裏。我們倆的愛情。一天深似一天。無論如何挫折。我還一顆心。終向着你。』說到這裏。又輕輕的在我肩上一拍。嗚咽的說道。『占梅呀。這次我豈忍心同你分別麼。實在是父母之命。要我到美國去留學不能違背啊。……』在這時候。我也有許多話想對他說。但是一句一字。也講不出來呢。只得對他揮淚罷了。忽然有一個僕人跑來說道。『老爺。行李已經打好了。火車快要開了。快些去吧。』我聽了這話。就用手帕拭乾了眼淚。便替伊去叫輛車子。一個不當心。忽

然跌了一交。爬起來一看。原來地下漿糊般的爛泥。都是我們倆的血淚。和微微的兩點。此時已為他叫到了一輛車了。說了幾句珍話。就握手分別了。在這時候。他坐在車子上。對我微微的一笑。唉。！他這一笑。實在比哭還要慘痛。因為他不忍對我哭。恐怕越發增我的悲傷。所以才強顏歡笑咧。

他到了美國以後。我總問不上幾天。就要寫信問他。他也常常寫信來勸慰我。說後會有期。教我不要憂愁過甚。致減精神。……我雖則得了他的信。可以稍慰我的愁懷但是失了知己。總很不安。有一夜夢見他在美國患了病。我一連幾夜。總睡不着。想要把心事放開。以為這是一夢。但是我的心。總不聽我的呼喚。到了月圓的時候。恨不得要飛上天去。問一問月兒。有沒有他的兩只驕媚的眼睛望着。詔光如流水般的過去。不知不覺。竟已兩年多沒有寫信給我。我以為是他的功課很忙。不暇寫信的原故。或者他閑寫了幾句。又怕是為洪喬所誤。所以毫無介意。仍舊五天十天。就要寫信去問他。從沒有一回間斷。

有一天。正在思念的時候。忽然郵遞來一信。我接來一看。封面上寫道：『發自美國。』我這一喜。真是比哥倫布得了新大陸還要快活啊。急忙跑到書齋裏。詳細

細的看了一回。不由得魂飛魄散下。過了幾分鐘。才漸漸的清醒。我以為是一時眼花。所以又從頭至尾的又看一回。唉。！五年前楊柳下話別的他。已和中國留美女學生結婚了。可憐我數年相思的淚兒。俱付之流水東風了。占梅說到這裏。就嗚咽地哭不成聲了。一陣陣的黃鵲聲。從綠柳中發出來。好像我的靈魂。在那綠波滾滾的情海裏叫苦。

停了一回。陡然起了一陣驚天駭地的救命聲。占梅急忙跑去一瞧。原來是一對妙齡夫妻。在那將沉未沉的汽船裏。伸出四隻潔白的手。盼望岸上人來救。占梅見沿岸數步的蘆苞裏。繫着一隻很小的船。便不暇他顧。急忙跑去。把繩索解了。舉起鐵掌。飛也似的搖去。將那對少年夫妻救出。一刻。汽船就沉了。

細細一認。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這對妙齡夫妻。就是新從美國結婚回來的。那翩翩的少年。就是占梅女士五年前最親愛的林湧泉先生。他們見占梅救了性命。非常感激。但是湧泉不做一聲。祇沉着臉兒侵地。好像啞子一般。

這新婦似乎還感激占梅未盡的樣子。湧泉忽然拍一拍他的肩。輕輕的說道。去也。……時光已不早了。他們就手攜手眼也不返的去了。一女時雲人影已隱不見了。此時占梅還呆呆的望着。說不出半句話兒。



說部  
 雜著  
 牌牘政

湖上  
 斷簡一東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雀

筆記  
 卷三  
 嶺南談乘  
 粵西遊記  
 天涯淪落人印話  
 焚蘭恨彈詞

藝苑  
 卷二  
 嶺南談乘  
 粵西遊記  
 天涯淪落人印話

今文古文  
 吟集

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天嘯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枕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新編  
 枕亞  
 天嘯殘墨  
 定價五角  
 八角

古越蔣著超先生今之詩學大家也先生曾著有蔽廬非詩話一書久已膾炙人口端倪曾披露于民權素後乃印成厚本發行以來風行一時此書現歸本局代售書剩無多購者從速

定價五角

仿古  
電刻銀製屏軸  
鑽石白金首飾  
法大馬路  
五十五號  
此公司

光 星  
 內容刊短篇小說第二第五篇編十萬言分訂上下二集  
 銅版出用的小影兩紙精印不加考索雅因為每篇有  
 們諒來小說雜誌也看不少了罷做來做去總說脫先生  
 幾位鼎鼎大名的下小說家著作但是常常讀了幾位大小  
 說家的作品欽仰之下有感於不知其生平小史和軼事  
 爲恨恨麼不妨非但龍襄每篇小說之首均有撰述人  
 小史並小影附刊的哩星光裏的小說家都是主使  
 事還以一睹丰采哩星光裏的小說家都是主使  
 范園橋趙根雲二先生的好友皆聲明是精心的作品勿

爲宗旨名譽編輯有海上名小說家徐枕亞許廬父王鉞根徐卓呆趙吉狂  
 姚民哀諸氏主編爲曹痴公馬鞍山農編輯王无塵發行日影戲廣告各步  
 周特約撰述多至七十餘人皆負有時譽者准於八月五日預定半年價洋四  
 附定報價格本週刊每期兩張售洋二分每月洋八分預定半年價洋四  
 角五分全年大洋九角郵費在內定全年者奉贈滑稽大王徐卓呆氏傑作  
 〔不知所云集〕一冊定半年及數月者無贈

消閑週刊出版預告  
 本週刊爲  
 等所創設  
 星期出版  
 專以討論  
 學研究美  
 爲宗旨











十年夢影錄

第一卷 春江花月

盧父

胡美玉老八者。蘇人。其世嘗有出仕爲顯官者。後嗣不肖。就玉之父某。又以爭寵。與人鬥。拳鬪貴家子。貴家訟之官。將以美玉父抵罪。賴百計營謀。幸乃得脫。而刻餘殘產。皆歸烏有矣。蘇俗。視笑笑生涯。本如正當營業。中人之家。你道不幸。即其妻女爲妓女。恬弗以爲恥辱。而美玉乃不得不罹其劫。始美玉父某。以五百金贖美玉於閨門惡禍。以養老四者。美玉貌美而性剛。常以是忤客。客怒。詆謫。則則凌虐之。終日鞭撻。玉體無完膚。後美玉竟隨一遁去。幸老四同時死於疫。美玉乃得現色相於海上。始張艷艷於迎春。弄生涯不甚佳。後乃復遷普慶里。遷同夏坊。至其入同春坊時。名乃驟震。而業亦陡盛。則以美玉得某文人爲護花使者。鼓吹揄揚。不遺餘力。美玉心德之。將嫁其人。會此人以病死於滬。美玉爲之持服三月。且以傷心過度。大病經年云。美玉後不知所終。

勿用漫錄

林勿用

惟事已如此。無變更之餘地。只好置作後圖。則亦勸勉懲惡。修書致史某。並述親王之意。與宗彪之父之歷吏。大約以巨富二字。變動史某。謂得優缺者。必有逾格之報效而已。宗彪既部署訖。又以三千金爲買某書。始告行。買某復授以對付上峯之法。且曰。史某有子名漁者。好色甚。年約二十耳。父爲愛之。於請無不允。以未遇絕色。故至今猶未娶也。子願與之交。吾當爲爾作介紹。倘得一美人而成其好事。則既獲優缺。必蒙保擢。二三年內。頂不難紅也。宗彪一識之。既稟到。即持買某之函謁史漁。并以在京搜得之高價古玩。爲潘夫人壽。潘夫人愛之甚。苦於無優缺之可以奉酬也。則即委以本署餉糧科長。兼下關稅務差。以不數日之新到知縣。而聲息之靈通乃如是。其矣。朝中無人莫做官。使手中無錢者。又何從而認朝中人哉。宗彪既與史漁交。堅乃如膠漆。日之莫愁湖上。夜夜秦淮河中。到署到局。時間。日僅一二小時耳。史漁於江督爲藩同寅。對於一切事宜。頗資狼狽之助。而史漁即江督之乾兒也。以是宗彪并得獻殷勤於江督。江督又委以會計科長。以一縣令而兼三要責。誠哉赫赫一時。非但同寅輩望塵莫及。即道府班且甘心下拜矣。於時。貨一所大洋房。男女僕役。以數十計。高車駟馬。盈溢於門。而史漁輩之二三公子。且日日過從。或呼盧喝雉。或花天酒地。江南之繁華。殆爲公館占盡。上家固知之。而不以爲礙。官方也。

兒女金鑑錄

(九十一)

海虞徐枕亞 合著

某甲家於鄉東鄉。茹齋。主大被社。與乙爲莫逆交。時相過從。但乙不善其社。行爲。而甲則常炫社之諸佛菩薩。能錫人福。上乘者則成仙佛。下乘者則爲富貴壽考。以此爲勸。乙入社之徵信。而乙終不爲動。時或相遇於途。甲必望天拱手而拜。伴不見乙也。及乙至其傍。延之起。而叩之。則曰。適見如來佛。有所教焉。是後。凡有遇。輒如前。有時喃喃不休。如相言語。迨告乙。則非觀世音菩薩。即釋迦牟尼佛等。即其所言何事。則秘而不宣。強之至再。始喃喃然曰。心契既久。不妨一宣其秘。但君不信耳。菩薩曰。某也。某也。貴。某也。宜善。某也。德。可以成仙。而乙報之以一笑而已。一日。乙暴病。呻吟枕席。乃使人召甲至。喘息而呼之曰。老友。來何遲耶。吾將不起。與君一別。從此無見。則矣。甲見乙病狀。殊屬危殆。咸然撫慰。且曰。何至於此。乙歎曰。唉。不信君言。雖悔莫及矣。今惟兒女以爲託。一任所教。至於殯殮之事。寧儉毋奢。有流於君。兒女聞而泣。甲亦泣。至夜深。乙促之歸。甲始忍痛別去。而彼此戀戀不捨之色。則皆現於面也。翌晨。乙又召甲至。乙曰。今吾得不死矣。甲欣然曰。是則宜相慶何。

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香烟

常哉。昨之病。今之所君。君以爲果有其事乎。我之爲活無常。何異於君之遇諸佛菩薩也。相視大笑。甲由是不敢復言其社矣。

婦女黑面會

尋幻生

婦女黑面會和婦女白面會交戰的利器。就是借雜報紙做他們的戰場。可憐一般印刷館裏排字先生。天天被黑白二字。弄得頭腦發脹。

般男子。也打黑字臉出風頭呢。哈哈我這枝筆寫到這裏。諸諸位別動氣。中華民國五十年後。恐怕諸君還要塗黑字臉過日子呢。正是。舉世瀾濁了。黑面重重。黑面重重。余心憂。憂彼衆生。將黑面以向人。盧父按。此作文意可謂極詭誕之能事。而意思含蓄不盡。尤爲可貴。閱者勿讀。

○談談偶憶 憶 吾友朱君。昔同事於嶺山。朱性亢爽善諧談。有嚴嚴者。同事中之白客也。一日衆方聚餐。嚴適至。亦入座。朱曰。余昔狹一妓。蘇州人。余戲伸手。探其私。妓忽面而笑。摸勿得格。但向有仔熱毒哉。一諸音嚴爲哉。○義務通信 樓霞先生前在廣州處得廣州不勝榮幸。有暇請常教我乃勝洪雲。菊高先生諱友何久不寄下。究竟是何期停版的。

位爲。乙曰。吾雖得生。而尤傷於吾死者在。焉得不泣也。甲駭曰。是何謂也。乙曰。吾昨夜至閻羅王處。王以我一生梗直。加壽一紀。且委以活無常之職。與拘票一紙。今日當捉三人。一在福建。一在紹興。其一則君是也。前日吾之託於君者。而吾爲君轉任之可也。可速歸。摒當一切。遲恐不及矣。甲聞之。腸寸寸斷矣。乙促之。終不去。既而拱手求乙曰。爾我至友好。情踰管鮑。苟能復活幾年。則君之恩。朝莫不忘也。乙曰。是非吾所能爲也。夫吾豈願老友永別耶。奈無法使君以不死耳。甲曰。今君既任此職。則君之生死唯命。君不成就。則教我求救於何人耶。君噫。已矣。乙曰。雖然。余籌之熟矣。交友之道。固宜盡心力而爲之。但能一日活君。其惟先至福建及紹興。而後偕君行耳。斯情已至矣。要亦不過遲之今晚十時許。舍此無爲矣。吾以君每遇諸佛。如如來觀世音釋迦牟尼。富貴壽考。以至於成仙。較我爲何如哉。言畢。又促之回家。且益急。甲位不可仰。已乃顛顛而拜於途中者。不過假佛菩薩之名。以惑君聽耳。言已。又頓首求之者再。乙忽於林中躍起曰。我亦何嘗有過閻羅王。而委爲活無

婦女黑面會的勢力和理由。究竟比白面會強些。因爲張黑英女士是個科學家。哲學家。醫學家。以及各種家的名詞。都可以加在他的頭上。張白英女士程度究竟淺些。任憑他做上一大篇的論文。却被他的阿姊三言兩句就罵得他狗血噴頭。因此婦女白面會不得不倒拖干戈。白面會的會員。也就像潮水般的湧進婦女黑面會裏去了。這一來。可把個婦女白面會張白英女士的一副雪白的面孔。氣得精黑。只聽得他接連連三的喘了幾聲黑。就覺得兩眼烏黑。黑到黑地獄裏去了。張白英女士既然死了。不用說。婦女黑面會的成立。再沒有人來反對了。二萬萬黑同胞。沒有不塗黑着臉的。就是皮膚本來精黑的。也要抹上點黑粉。還有一

本劇響花梅

(一百)

洲源李

「提提二宮」扇上內宛綠不相識。苞「半天魂魄又飛回。跪白梅」臣郭友梅見駕。苞「罪臣徐苞見駕。合」願吾皇萬歲。苞「內」徐苞郭友梅參奏一本。草管人命。殺入重罪。可是有的。苞「臣巡按山東。遇有臣未婦妻杜冰梅。殺死吳厚一案。臣一時不明。將他定爲死罪。失人屬實。幸未處決。望聖明寬宥。梅」徐苞夫人屬實。銷治以反坐之罪。婦」臣夫失入屬實。理應治罪。但郭友梅事不甘已。冒瀆朝廷。恐啟大臣攪權之漸。梅」臣與杜冰梅。乃骨肉至親。何謂事不干已。內」你係杜冰梅何人。梅」萬歲赦臣無罪。臣方敢言。內」赦你無罪。梅」萬歲。唱二六。萬歲萬歲多明聖。微臣言來聽分明。家住海南廣東省。幼與徐苞結爲盟。吳厚搶親行不正。臣父一命喪幽冥。